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李辉 主编

郑振铎

狂牖文献铸书魂

王炳根 著

大象出版社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

郑振铎

狂牖文献铸书魂

王炳根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郑振铎:狂牖文献铸书魂/王炳根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4. 10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3430-4

I. 郑... II. 王... III. 郑振铎(1898~1958)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0933 号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郑振铎:狂牖文献铸书魂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著 者 王炳根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王 森

装帧设计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(电话: 0371—3863551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、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像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、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郑振铎 (1898 — 1958)

怀念
振铎

我总疑心
只是梦
我总疑心
只是梦

九五八

在莫斯科

清

振铎在莫斯科遇难，我得到消息
最早，我考虑是假半天，我才对心

心大姐讲了，她同我一起站在主席台
上，还有几位苏联作家，我们

便不假大言，我口说心记了
一句，我想他还在想些什么，她没有

告诉我，我自己的想法，但都写在纸上
和书上，好像一直在和振铎谢教话

他那颗火热的心就在我身边。——
在北平分别的情景，还在眼前，我

们变得那样简单，那样幼稚，会相信
南三个月在共度主义社会再是。那个

少年在北平小学教国语，他——
你的眼光仍然在窗内，他最希望的就

是这个，他那天忽然提起要有九万人
的幸福献身。他很讲过这类的话，但是

心的一举一动，经常看到国家为人
民的心意，不为自己，我认识他以前，读

20 x 15 = 300

杭州作家协会

九一

1

2003年深秋，人民作家巴金百岁华诞时，发表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《怀念振铎》，以他一贯讲真话吐真情的风格，怀念着一个远去了而又亲切的人，他的死，他的生，他们曾有过的矛盾和友谊，以及他（巴金）对他的误解，他（巴金）对他的忏悔和歉意……这篇文章1989年就动笔了，后来因为那场政治风波而搁下，再次提笔时，手已是不听使唤了，最后只得口授终篇。巴金在感怀一个远去的生命的时候，自己的生命之烛也将耗尽，这篇只有四千余字的文章，融入了他最后的情感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，我曾看过巴金这篇文章的手稿，那熟悉但却颤抖的笔迹，让我感受到一个伟大生命最后的绝唱；而这个令巴金挂怀的人，竟然是郑振铎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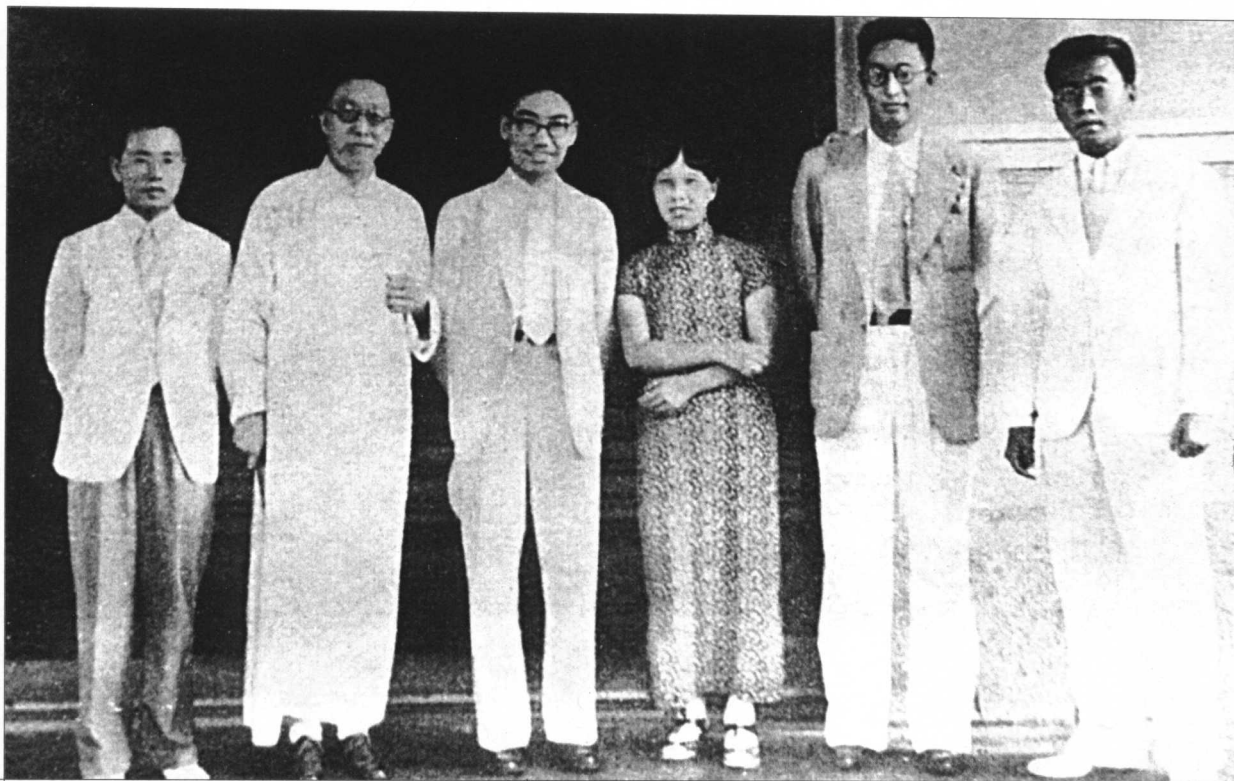
立于福建长乐市区路口的广告牌。

我们真正地熟悉了起来，还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以后，我们的来往就很密切了。他的交游十分广泛，常给我介绍一些朋友，比如说老舍先生。振铎的藏书极多，那几年我身体不好，常常卧病，他就借书给我看，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。我现在所能记起的，就有《醒世姻缘》、《野叟曝言》、《绿野仙踪》等，都是我所从未看过的。在我“因病得闲”之中，振铎在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面，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，这一点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。那几年他还在收集北京的名笺，和鲁迅先生共同编印《十竹斋笺谱》。他把收集来的笺纸，都分给我一份，笺谱印成之后，他还签名送给我一部，说：“这笺谱的第一部是鲁迅先生的，第二部我自己留下了，第三部就送给你了。”

冰心

郑振铎和冰心的祖籍都是福建，虽然他们一个生于温州，一个生于福州，但福建长乐是他们共同的故乡。在通往长乐的高速公路的交叉口，立着巨大的广告牌，上书：“郑和七下西洋的港口，郑振铎、冰心的故里”。一个在今天也只要一百万人口的县级市，出了这么两位文化名人，确实使得这个号称“海滨邹鲁”的小城文名远播。

郑振铎的祖籍地为长乐的首占，冰心的祖籍地为长乐的横岭，两个村落相距十余里。正是这种乡邻的关系，五四运动中他们在北京相识。那时，冰心在协和女子大学读书，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上学；冰心是北洋政府海军部军学司少将司长谢葆璋的千金，而郑振铎是



1936 年前往欧美游学途中，冰心、吴文藻在上海与郑振铎（右二）等人见面，留下了这张惟一的与她的亦师亦友长乐同乡的合影。



郑振铎 1923 年的译作——
泰戈尔《新月集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外地来京求学寄住在叔父家没有暖气的小耳房中的外乡学子。虽然他们之间地位悬殊，但郑振铎才华横溢，无论是演讲还是著文，均引起谢婉莹（冰心）的注意，开始虽然没有直接交谈，但给她留有好感。后来，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有了交往，谈论得最多的是印度诗人泰戈尔，那时，郑振铎正在翻译泰戈尔的《新月集》与《飞鸟集》，是郑振铎将冰心引到了泰戈尔的身边，冰心从他那里首先接触到《飞鸟集》，于是，也就有了冰心以泰戈尔的诗体写作的小诗《繁星》与《春水》。所以冰心后来说，长她两岁的郑振铎是她五四时期认识最早的人，也



他是我在“五四”时期最早认识的人
 他是给我介绍最多朋友的人
 他是藏书最多的人
 在我病中他是借给书最多的人
 他是让他的女儿叫我做“干娘”的人
 他是我的朋友中死得最仓促的人
 他是我和文藻常常悼念的人
 他是中国的爱国的文化人可永志不忘的人

冰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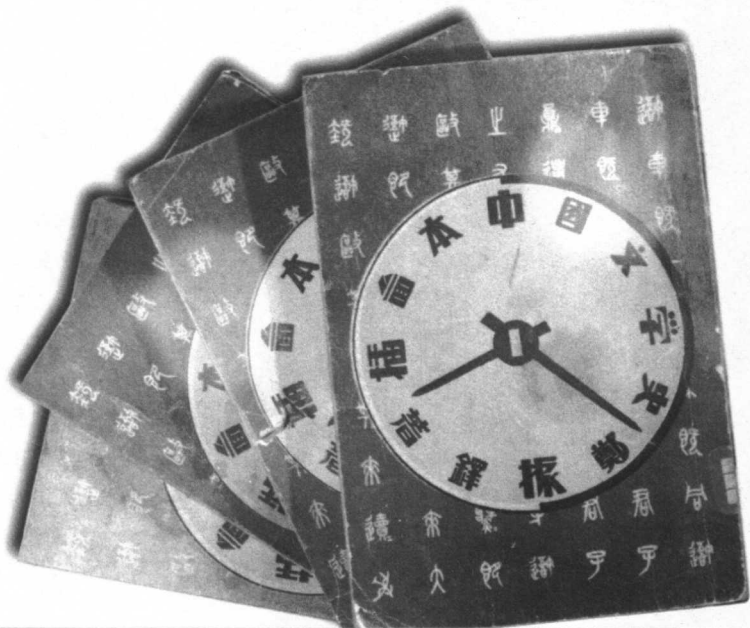
福建长乐郑振铎公园中的郑振铎塑像。

是她的第一个良师益友。

“五四”时代，为了催生新文学，颠覆旧文化，介绍和翻译国外的作家和作品，是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。郑振铎在铁路管理学校学的是英文，翻译对他来说并非难事，除了泰戈尔，现在传唱的《国际歌》，歌词最早便是郑振铎和耿济之合译的，那时的歌名为《第三国际党歌》。除此以外，他还翻译过契诃夫的剧本，以及《俄国文学史略》《莱森寓言》《印度寓言》等。因为郑振铎在学术上成就更大，所以翻译上的成果倒常常不为人所记起。



郑振铎当时的另一译作——泰戈尔《飞鸟集》。



郑振铎的代表作——
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
(1932年12月由北平朴社
出版)。

1972年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时，对中文系资料室中那本郑振铎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大感兴趣，曾把它借出狂看三日。与我们当时使用的其他文学史教材相比，我感觉它很是特别，虽然我当时无法到位地说出它好在哪里，但知道它是“五四”之后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，还知道它在1958年曾受到批判。

后来我在研究冰心的时候，再次与这本书相遇。在理清司徒雷登麾下燕园中那些教授们的关系时，郑振铎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。1931年郑振铎被聘为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所大学的教授，讲授中国小说史、中国戏曲

全书（指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民间戏曲（包括散曲）、变文（包括所衍变的文体）等的评述。也就是说，作者特别强调民间俗文学、讲唱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。作者将变文与戏曲、小说并称为中国文学中“最崇高的三大成就”，这是一大创见（当然，中国又称“诗国”，中国古代的诗歌的成就也是不可否认的），从未有人这样说过，从而也就成为本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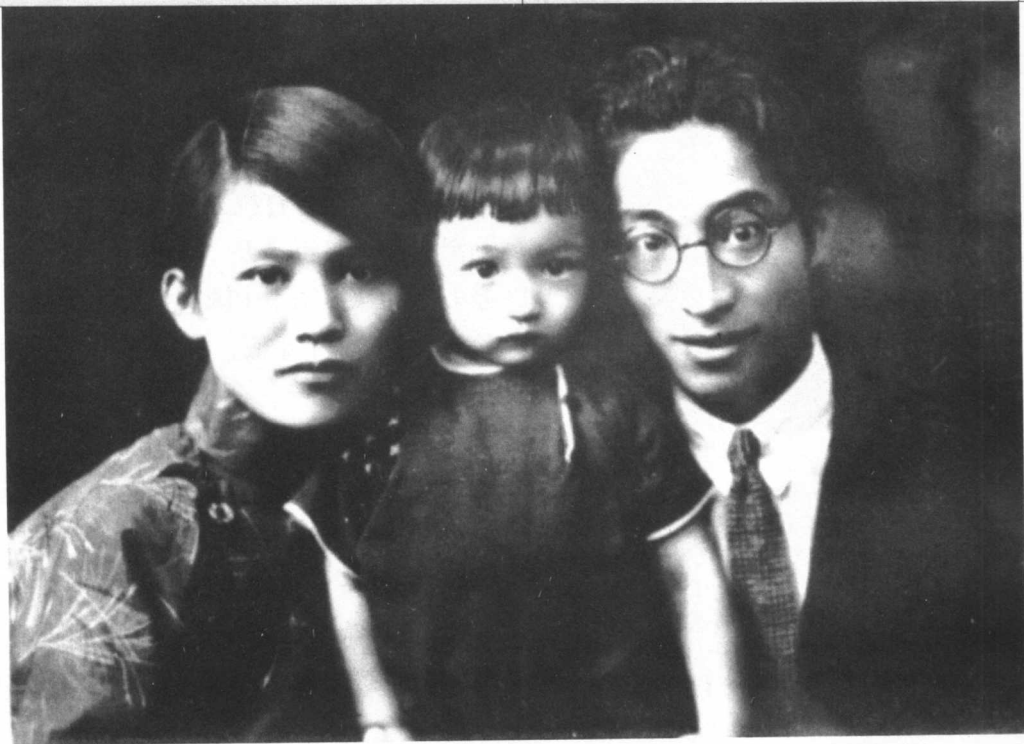
陈福康

史，由于他学识渊博，口才甚好，又没有架子，学生都爱听他的课，甚至引得一些其他系的学生也赶来听课，这些学生中有吴晗、季羨林、吴组缃、林庚等。这时的郑振铎除讲课之外，就是不分昼夜地伏案写作那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。郑振铎的住处在燕园的一座小平房里，据季羨林的回忆，“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……当时给我的印象却是异常美好，至今难忘的。房子是旧式平房，外面有走廊，屋子里有地板，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”。郑振铎的住宅与冰心在燕南园66号楼相距不远，冰心曾到这座平房中拜访过她的这位同乡，那里满屋子都是书架，很整齐地摆满了郑振铎从上海带来的



在前往莫斯科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国际列车上，郑振铎和徐悲鸿同一车厢。这是徐悲鸿途中为他画的素描。

1931年夏，郑振铎应好友郭绍虞之邀北上，担任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，同时还任清华大学教授。这是他在北平与夫人、女儿的合影。





郑振铎等人在西行途中，在平泉火车站受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接待。左起二雷洁琼、三郑振铎、五傅作义、七吴文藻、九冰心。



1938年，郑振铎继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之后的又一部传世代表作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这是一部我国现代专门研究所谓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“俗”文学的书。人们认为，对“俗文学资料的搜集、发现、刊布、研究，郑氏当推首功”。从此在中国文学界，说到俗文学，就不能不提到郑振铎。

各种文学书籍和史料，据郑振铎说，他到北平任教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完成这部书稿，上海杂事太多，打扰太甚。果然，郑振铎前后只用了二百多天，一部六十章、七十余万字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手稿便告杀青，1932年年底，这部书由北平朴社出版部出版发行。

这是一种怎样的速度，说是“一气呵成”大概不为过吧。除授课之外，每天至少得写上三千余字！由此，我又想到了郑振铎的另一部文学史专著《文学大纲》，这部八十余万字、全面展示世界各国文学概貌的大型专著，是他在1923年



1935 年摄于上海。



1950年春，牡丹盛开季节，郑振铎携全家游中山公园，与老舍夫人胡絮青等合影。左起：郑尔康、舒乙、郑振铎、高君箴、胡絮青；前排蹲地者为舒济。

振铎！你在“五四”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，历史会有定评，由我来作评价是不恰当的。但是，最使我怀念的是你的永不倦怠的工作态度和乐观主义精神。从我们相识的三十多年以来，你总是手不释卷，笔不停挥地日夜工作着。我们生长在“一穷二白”的古老国家里，你的雄心是要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，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松懈你的干劲。在文学工作中，你是一个多面手，不论在诗歌、戏曲、散文、美术、考古、历史方面，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，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，你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。

胡愈之

至1926年间编撰的。这部被称为我国在世界文学史课题方面的“开山之作”的书出版时，郑振铎只有二十九岁。在这之后，郑振铎又于1938年8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另一部四十余万字的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推陈出新地梳理了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，包括古代歌谣、汉代的俗文学、六朝民歌、唐代民间歌赋与变文、宋金的杂剧词与鼓子词、元代的散曲、明代的民歌与宝卷、清代民歌的兴起与演变的情况等等，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俗文学史。

这三个“第一部”，足以奠定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，使他成为一个重量级的学界泰斗，但是若仅满足于此就不是郑振铎，不是西谛先生了，他还有更多的兴趣和爱好。



大学毕业纪念册上的郑振铎。

“振铎”这个名字是祖父为他取的，“铎”为古代的一种大铃，“振铎”就是摇动大铃发出洪亮之声音。“西谛”是他的字，有时他也用CT这两个英文字母作为名字。他还曾用过母亲的郭姓，叫郭源新。母亲郭宝娟对郑振铎太重要了，他在十一二岁丧父，之后支撑全家生活的祖父也亡故，兄妹三人全靠母亲拉扯长大，郑振铎上学的钱是靠母亲借贷和做缝缝洗洗的苦工攒下来的。因为有了这么一位坚强的母亲，郑振铎才有了上学的可能。

郑振铎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是1917年，两年之后，五四运动爆发，这场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，也改变了郑振铎的命运。按照叔父为其选择的



母亲郭宝娟。